

Hu Zhanfen

当代买臣看刀郎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刀郎的突然爆红使无数潜伏爪牙难受的男人潮澎湃，夜不能寐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爆红了。不仅申城无处不刀郎，简直是神州无处不刀郎。俗话说，“小红靠拼搏，大红靠撞运”，他刀郎什么狗屎运如此现象级啊！

历史上如刀郎这样一夜大红的人，有，但毕竟少，少到无法统计概率。

司马迁就一辈子没有大红过。身后的红，他是看不见了；孟夫子也没大红过，甚至国人必须人人知道的孔夫子，生前又有多少人知道，所以如此传奇，如此“无处不刀郎”的大红非但百年难遇，就是千年以下，也只寥寥几个耳。

“红”，要红得传奇，像刀郎一样从“音乐乞丐”直接到“音乐传奇”则首推朱买臣了。

朱买臣是我外婆当年常挂嘴边的人，我常听成“芝麻城”，她老人家没识几个字，却口口声声“朱买臣”的，无疑拜说书先生所赐，长大看书，我始觉“芝麻城”实在传奇。

民间盛传，西汉的朱买臣是苏州人。好读书，但家徒四壁，砍柴为生。常常挑柴，哼着诗文，被孩子们前前后后地哄笑。妻子崔氏从心里看不起他的穷酸样，坚决要求离婚。朱买臣笑说：“你别看我是个穷鬼，五十岁要大富大贵啦，你跟我吃苦已有二十多年，现在我已四十七岁，再等我几年，富贵了一定好好报答你。”妻子忿恨地说：“穷酸如你，最终只能饿死沟壑，怎么可能富贵呢？退一步说，即使你将来做了高官，我沦为乞丐，也不会求你！”偏偏五十岁那年，朱买臣被汉武帝授会稽太守，衣锦回乡。崔氏得知心慌意乱，蓬头垢面，跑到朱买臣面前，苦苦哀求他允许自己回到朱家。骑在高头大马上的朱买臣若有所思，让人端来一盆清水泼在马前，告诉崔氏，若能将

泼在地上的水收回盆中，他就答应她回来。崔氏闻言，知道缘分已尽。羞愧难当，自尽而死。

类似的“传奇情仇”——蛤蟆充大帅，麻雀变凤凰——一个个伪装的窝囊废突然现身为“财阀”的故事虽然天天霸屏“抖音”，但“刀郎情仇”却是个真实故事：他20余岁被前妻抛弃，被嫌弃太穷；十年后，刀郎因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爆红而再婚，前妻竟又寻来，苦苦哀求复婚……

老实说，世上竟有此等厚颜之女人，我们真叫“服帖伊”！想当初，刀郎抱着奶孩子，苦苦哀求她看在孩子面上别走，她公然说，苦日子受够了！扬长而去。换做我，还真是宁可饿死而不吃回头草啦！

原以为刀郎从此可困困而做富家翁，没想到爆红之后又突遭“雪藏”，饱受打压，遂负气退出乐坛。江湖夜雨十年灯，原以为他再次无声无臭，哪里来，哪里去——又是个“没想到”，十年后，还真“卷土重来未可知”，刀郎五十岁重出江湖，

飓风般席卷全国乐坛，搅得周天火彻！

他居然怕了，日前嗫嗫地说：“我又红了，十分害怕！”

名利世界，骨子里谁都想红，越是嘴巴里说不想红的人，说不定就越想红。这是常人。但刀郎已经无法做常人，也无法做超人，他被大潮裹挟着一下子又扔到浪尖，估计又得像上次爆红后那样，“关手机，断网线，走他娘”……

《罗刹海市》究竟好听不好听，这次专家说了“再次不算”，大众的口味有时候受专家引导，有时候根本不鸟你专家。它摧枯拉朽地攻城拔寨，见魔杀魔，遇神杀神，呼啦啦排头砍去，非把你个乐坛搅得改朝换代不可。

忽然想说，这一切，其实真没刀郎的事，而且，我单纯地喜欢《罗刹海市》，单纯地喜欢——刀郎！

呼啦啦排头砍去，非把你个乐坛搅得改朝换代不可。